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

下卷

山西抗战文学

SHIJIE FANFAXISI ZHANZHENG
ZHONG DE SHANXI
KANGZHAN WENXUJE

主编 / 杜学文 杨占平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北岳文艺出版社
BEIYUE WENYI CHUBANSHE



下卷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
山西抗战文学

SHIJIE FANFAXISI ZHANZHENG
ZHONG DE SHANXI
KANGZHAN WENXUE

主编 / 杜学文 杨占平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北岳文艺出版社

BEIYUE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山西抗战文学:全2册/杜学文,杨占平主编. —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15.6

ISBN 978-7-5378-4343-0

I. ①世… II. ①杜… ②杨… III. ①中国文学—现代文学—作品综合集—山西省 IV. ①I218.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300944号

书 名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山西抗战文学(上下卷)
主 编 杜学文 杨占平
责任编辑 陈学清
装帧设计 谢 放

出版发行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北岳文艺出版社
地 址 山西省太原市并州南路57号
邮 编 030012
电 话 0351-5628696(太原发行部)
010-57427288(北京发行部)
0351-5628688(总编办)
传 真 0351-5628680 010-57571328
网 址 <http://www.bywy.com>
E-mail bywycbs@163.com
经 销 商 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山西人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1092 1/16
总 字 数 783千字
总 印 张 53.75
版 次 2015年6月 第2版
印 次 2015年6月 山西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78-4343-0
总 定 价 128.00元(上下卷)

张香山	405	神头之战	/ 406
李欣	414	新与旧	/ 415
江横	426	俺还要活下去!	/ 427
磊生	439	悼	/ 440
丘琴	442	沁河三唱	/ 443
柯岗	445	包围圈内 ——太行反扫荡散记	/ 446
姚青苗	453	马泊头	/ 455
贾植芳	466	距离	/ 467
		我乡	/ 469
田间	479	坚壁	/ 480

苗 波	481	不屈的战士回来了 ——记卫生员冯章德同志	/482
傅东岱	485	牺盟大合唱(节选)	/487
刘白羽	489	黄河上	/490
高 咏	500	漳河牧歌传(节选)	/501
非 垢	514	夜,在行进 年轻的伙伴	/515 /516
曾 克	519	掩护	/520
黄 钢	531	我看见了八路军	/532
卢 梦	555	谈我们写作的主题 了解农村! 了解农民!	/556 /558
苗培时	561	鞋	/562
李束为	583	租佃之间 红契	/584 /595
莫 耶	603	战斗没到的时候	/604
李 庄	607	良民证	/608

冯 牧	615	敌后文艺运动的新收获 ——读晋绥边区“七七七”文艺奖金获奖作品 /616 卫生员的榜样 /621
康 濯	627	风暴代县城 /628
孙 谦	635	胜利之夜 /637 村东十亩地 /643
王博习	651	河水谣 /652
李古北	654	见面 /655
恽 和	664	刘进的故事 /665
马 烽	669	第一次侦察 /670 张初元的故事 /674 吕梁英雄传(与西戎合作·节选) /690
西 戎	702	我掉了队后 /703 喜事 /706
吴 象	711	苏科之死 /713
胡 正	719	碑 /720 民兵夏收 /725
方 然	732	邓正死了! ——献给一个诚朴的灵魂 /733

方 殷	741	黄河上的老舵手	/742
白 嘉	745	我终于见着他	/746
行 者	753	我们的尖兵班	/754
纪 英	758	约会 ——记一九四三年政攻中的一个故事	/760
初 文	767	民兵英雄段兴玉	/768
李文辛	774	秋香	/775
邵挺军	786	小洪的故事	/788
胡 海	796	侯圪坦和他们的少年队	/797
葛 陵	811	青菜及其他	/812
后 记	817		

张香山

张香山(1914—2009),浙江宁波人。1932年参加“左联”,1937年秋参加八路军,后任八路军一二九师政治部敌工部副部长、太行军区敌工部部长、新华社负责人等。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联部秘书长和副部长、中日友协副会长、中宣部副部长兼广播局党组书记、局长、中国记协主席等职。译著有《现实与典型》《战斗着的日子》《为什么要反对个人崇拜》等。

《神头之战》是作者在山西抗战生活中所写的一篇报告文学作品,具体记写的是当年发生在太行抗日根据地的“神头之战”,作者以第一人称为叙事视角,先从“我们五个人”到“屯留鸡甲岭”宿营候战写起,接着插写了一段“一二九师直属队和七六九团”的雪地誓师大会,并对徐向前副师长做了特写性的抒情刻画,中间部分则是对“神头之战”的过程描绘,写得激情洋溢,充满了乐观的英雄主义色彩。文章的最后部分集中记写的是刚由农民入伍不久的“补充团”的战斗事迹,其中又以小战士陈德志的锻炼成长为聚焦点,揭示出了人民军队的深厚的“人民本色”。虽是一篇普通的战事报告作品,但其剪裁、布置,浓淡、粗细等技法技巧的讲究、运用却是颇见匠心的,显示出了作者已比较成熟的文学表达能力。(杨矗)

神头之战

宿营到屯留鸡甲岭,已经五天了,打好草鞋,炒好干粮,分发了宣传品……一切都似乎安排妥当,但是却依旧没有动作的征候。

我们五个人,在充满早春阳光的小院里,躺在谷草上晒太阳。那一段从辽县出发以来紧张亢奋的精神,由于这五天的平静,就像失了弹性的弹簧一样,松弛下来,大家都感到有些不耐烦。

“怎么回事儿呀?怎么还不动作呢?”老王使劲地吸着旱烟,吐出了烟圈,然后,他慢慢吞吞地唠叨着;但平素,老王是最朴讷和耐烦的。

“难道敌情有了变化,这才日捣人呢!”老杨附和着说。

“……”我懒洋洋地伸了下腿子,两只眼睛尽望着雪后初鼓的柳苗,朦胧地听了他们的话后,不期然地想起了七天前的那个上午。

在武乡西堡的山冈上,大雪初晴,寒风呼哨地翻越着重重的冈峦,我们一二九师直属队和七六九团三千多个指战员,都兀立在雪原中,举行一个紧急的大会。寒冷使我们脚尖发僵,我们三千多个人,像凝成一团灰色的大皮球,“一二一”地在雪原上跳蹦着取暖;只有那安排在最前列的重机关枪和迫击炮,它们安静地,在灿灿的白雪上,投下整齐的机械的图案。

立正号响了,会场立时变得肃静而紧张,两个警卫员卫护着向前副师长,缓缓地走进了会场,他穿着一件灰色的皮大衣,为了避风,他耸立起皮领子。

关于这个将军,如果有人曾听到过内战时期他在四川的威风,那么他将想象副师长是一个多么威猛的战将呀!或者曾有人知道他是个山西人,那么他或许会联想到副师长有着关云长那样的魁梧吧!但事实却正相反,他是一个身子细长的,脸色白皙消瘦的军人,他沉默多于谈话,像一个整日价耽于思索的哲

人。即使在任何紧张の場合，他也不肯轻易地表露出一丝特别的表情的。几年前在四川一个激烈的战斗中，他亲临前线指挥部队的进攻，那时，敌人的子弹像狂雹似的射击着他的周围，可是副师长他仅仅皱了下眉头，用手向左右挥摆了兩下——像要把射来的子弹拨开似的；然后，轻微地自语地说了下“讨厌”，依旧站在原阵地上，而没有移动过一步。有时，他在各种大会上，必须说话，但是他的话，总是那么严肃而冷彻，没有一丝笑影，也见不到一丝激动的感情，真像一潭深不见底的幽邃的苍泉。我说，他真是一个斯文的肃穆的儒将呵！

“同志们！”他步上讲台，用冷彻的目光，看了下雪原中的战士们，就开始讲话。他讲起了临汾的失守，敌骑已“饮马黄河畔”的危局。然后又谈到政府最近颁布了一个命令，不允许有一兵一卒退过黄河去。

“同志们，这道命令不简单呀！骨子里是有问题的！”副师长停顿了一下，“有人想把我们远抛在孤立无援的敌后呵！可是，我们不在乎，我们欢迎它！我们是打惯无后方作战的军队，我们也从来没有想到要退过黄河去！”

“我们一定要发动山西的群众，依靠群众，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坚决保卫住我们的山西，有了山西，就有了华北，有了华北，就能保卫住整个的中国。

“可是那命令，却也一时为难了几十万的友军，他们不懂游击战，他们没有经验过敌后方的作战，可是，我们必须帮助他，我们要用模范的战斗行动，来影响他们，推动他们。

“明天我们就要出发了，去打一个漂亮仗，我们要当火车头，我们要担起最沉重的担子！”

就在第二天，我们和四个团，跋涉着泥泞的大山，转移到屯留的境内……

“这是怎么一回事儿呀！赶快打吧！”这时，老王抽完了一袋烟，又重新发起牢骚，这话声打断了我的回想。

院门开了，项股长黧黑而红的脸上，冒着涔涔的大汗，跑了进来，他看了我们一眼，喊了一声“来”，就一劲儿地奔进他住的窑洞里。

唔！这是带来了我们多日期待的喜讯的表情呵！于是我们就爽利地站了

起来，蜂拥地跑进了他的窑洞。

“明天就出发，不等了，咱们自己干呀！”项股长气喘喘地小声说。

“等谁？”我有些稀罕，“四个团不都调到了吗？”

“不，等友军呀！”项有些愤意，“晋东南的队伍，最近新编成了东路军，归咱们朱总司令指挥哩！这次我们开到屯留来，就是准备和他们并肩作战的。”

“可是，他们不干？”

“唔！起初他们答应了的，但是说东面打，地形不熟，我们就迁就他，开到西面来，过了三天，他们又说敌情没弄清，好！我们就帮他们来侦察，到昨天，他们又来电报说，集结队伍还得七天的工夫，哼！那才是见鬼呢！中央军从来就不能分散住，一团一团的，哪里要用得着那么长的时间来结集。唔！在这里住久了，暴露了企图，还打什么仗，推宕呀！推宕呀！”

“就是推宕呀！好！咱们自己来打，示个范吧！”老王说。

“对，咱们自己来打！”大家都异口同声地嚷着，充满了悲壮的决心。

新的作战计划已经拟定好了，七六九团被指定去佯攻邯长路上的黎城。七七一、七七二、补充团被指定埋伏在黎潞之间的公路旁，一等到黎城打响了，请出潞城的敌人去增援黎城而经过我们伏击地带时，我们就打算给他一个歼灭的打击。

我和项决定到攻城的七六九团去。

三月十五日的黄昏，我们到了七六九团的驻村，穿着便衣的侦察员们，蒙着白色的手巾，腰缠着驳壳枪，已经三三五五地出动了。

走进三连集会的院子里，那刚扎好的云梯，砍铁丝网的铡刀，都密集地横陈在墙脚下；一百多个年轻的南方战士们，他们欢娱高亢地在唱着歌子——这是赞美战争的歌曲，这是跃动青年人生命的战歌！真的，没有比作战更能掀动起他们的兴趣的东西！

长久地在正义战争中生活过来的人们，战斗已经变成像呼吸空气一样地轻松而需要的，他们是知道为什么打，为谁活又为谁死的；即使是年老的马夫，年轻

的勤务……

八天前副师长讲过话，昨天团里召集过连以上干部讲过话，今天党的支部召集了党员讲过话，现在——距出发仅仅半小时的现在，连指导员又召集了全连的军人，再进行全体的动员。

这是为了让每一个人，把自己的一切献给国家和阶级，国家和阶级也最眷顾地把每一个人，造成为民族的英雄。

夜已到来，于是我们就轻松地踏上了征程，翻过山——是那样险峻的荒山，夜带来初春将萌的草香，一轮缺月斜挂在高耸的悬崖旁。有一片浓云渐渐上来，掩盖了月光，原野逐渐变得幽暗，这真是一个出色的夜袭好天气呀！

走到离城二里地的时候，队伍又结集下来，有人在喊：

“小钢炮来啦！”大家的精神，陡地抖擞起来。

“小钢炮”，这不是武器，而是九团团团长陈希濂的爱称呵！他是一个二十三岁的年轻人，十年前，他在鄂豫皖区替人放过牛，受尽过世人的苦难，但是红军来了，他参加了红军，当过勤务员，可是后来一直提擢为团长；真的，在战争中，子弹在他身上留下了七八个窟窿，但也把他锻炼成一个出色的勇士；他作战，简直没有攻不下的碉堡，像钢炮一样的顽强，像钢炮一样地无坚不摧。

他穿着一套农民的破棉絮衣，头上包着一块油污的灰布，是刚从城那边看地形回来，营长、教导员、连长、指导员们围着他，接受他攻城的命令。

“一营担任主攻，从北城墙爬上去，那里没有城的，警戒是疏忽一些的，没有爬上城墙前，不要打枪惊动敌人，二三营到东阳关那一带去警戒，阻击出援的敌人，注意！不要收割通潞城的电话线。”

任务分配了，我们就走上一个小高阜——这是团的临时指挥所。

时间是显得那样冗长，一分钟、二分钟，已经十五分钟了……

“看呀！”一个通信员发出了稀罕的喊声。

在那城子上面的夜空中，有团像夏夜坟场里磷火的绿光，尾曳着一条银色的线条，缓缓地升了上来。这是主攻部队已经登上城墙的信号呀！欢欣立时笼

罩住我们。

枪声激烈起来了，而且渐渐地弥漫了城的周围，登上了城墙的一个排，向两侧扩展着缺口，那轻机枪压服着敌人城墙上的两侧的火力点，掩护着二三排的爬城。

又是一颗绿色的光团，在灰色的黑幕中升起来，它报告一连已全部爬上了城墙。

“司号员，吹！调二连继续进城！”

小司号员鼓起小小的丰满的两颊，两片薄嘴唇按在号口上，吹出嘹亮的号声。

枪声是紧一阵，松一阵，每当那机枪声间歇的时候，手榴弹就发出沉重的轰音，一团团的火光像闪电似的，在城墙上迸裂着、跳动着。

不久，城墙上的枪声已渐渐远去，那两个连已自东西两侧包抄着从房上，从街道进入城内，敌人已被压缩到原是县政府的中队本部里去了，于是双方开始了胶着的对峙。

这时，宣传队敌工组是得到了最好的机会，分散着在巷口，在墙上，粘贴着带来的传单；有好几张就都讽刺地贴在那敌人“建设王道乐土”的传单上。

当天色微明，我们完成佯攻的任务，撤回到洪井的岭上时，听到了西南方传来隆隆的炮声。

那是潞城敌人的援兵出发了。两个步兵中队，还带上两个辎重中队，打清早就向黎城来增援。

他们是浩浩荡荡，疏忽警戒。

一月前，突破了川军驻守的东阳关，进入了潞安盆地，快速地夺取临汾的受奖，使他们自满和骄傲；他们是密集地分作二路纵队，进入了我们神头的伏击圈。

尖兵发现公路已被破坏了，挖得深有丈余的五六条陷坑，堵住了去路，于是敌人的队伍被迫地停下来，百余辆双轮马车，拥挤地纠缠在一块。

这时，刚才还是静悄悄的两侧的坡地上，突然飞进出尖利的五六支号音，是

时候了,用不着运动,队伍就发起了冲锋,真像两列颤巍巍的巨墙——两千个战士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的横队,从坡上倾倒下来,以万钧的磅礴的巨力,压向着公路。

敌人的本队,来不及展开,就完全被压服了,战士们懂得节省自己的子弹,用刺刀刺杀着,有一个战士他刺得太猛了,刺刀戳穿敌人的肚子,但是拔不出来了,他用脚踩着敌人的肚子,才勉强地拔出了刺刀,一股鲜血,从敌人的肚里,像泉涌似的冒出来,濡湿了他的脚,但他顾不及这些,他只看一看那已经缺了口的刺刀,赶快把这支枪背到肩上,另从死了的敌人手中,夺过来他的三八式枪。

敌人的尾后部,看到了前面本队的厄运,动摇了,真像从笼子里放出来的脱兔一样,就满山遍野地返身逃窜。一个大尉指挥官,他拔出日本刀叱喝着,咆哮着,可是没有一个人听从他的命令,他的脸色,从紫红变成了灰白,焦躁变成了绝望,蓦地里他用自己的刀子,划开了自己的肚子,从马上倒了下来。

追击呀!不能放走一个敌人呀!于是七七二团就毫不留恋地放弃已唾手可得的敌人辎重,向溃退的敌人追击过去。真是没有比追击战最愉快的战斗了,敌人是把枪托和肩背朝着我们的呀!追上一个,打死一个,追上两个,打死两个,他们一直追到了潞城的城郊,城里的敌人才仓皇地开炮出援窜回的残敌,阻挡我们接近城墙。

为了接替七七二团追击去后的空隙,补充团就受命投入了即将解决的战斗;他们千来个战士,有大半在一二个月前还都是荷锄的农民,现在,他们穿上了灰色的军衣,可是,他们大部人还没有步枪,只有四个手榴弹,和一支往年看青苗时或者元宵时耍武术的红缨枪;这枪,有些是战士们从家乡带来的,有些是铁匠炉新打的。

已被打死了大半的残敌,看到了这千来支红缨枪呆住了,他们摸不清这是二十世纪几十年代所发明的新武器?他们也回忆不起在故国的“歌舞伎”上,是曾经看到过这种家伙的,那红缨飘飘的多么耀眼,它像散布着妖术,迷住了敌人,让敌人发抖,服帖地让我们把他的肉身,刺成像一个蜂窝;或者就索性跪下来,搓

手叩头,甘愿当一个“丢人”的俘虏。

当战斗结束下来的时候,那刚才大显威风的红缨枪,却被冷酷地丢弃在满是敌人死尸和血泊的公路上,那些原先拿红缨枪的新战士,他们已换得了新的三八式步枪了;他们爱抚它,钟爱它,他们再不会被三个老团战士们手上的步枪,逗得眼红了。

可是补充团二连的小战士陈德志,他却在扫兴,他没有得到枪;原先,他在敌人尸堆里是找到过一支枪的,可是被同班张成新抢先捡走了;他有些生气,为什么自己的手不能快一些,为什么自己班里要有这么一个张成新;于是他决心去找指导员。

“报告指导员,我缴得一支枪,被张成新先抢走了,不行呀! 指导员,我要那支枪。”

“呵! 你没有得到枪? 好! 我给你一支!”指导员笑眯眯地拉起陈德志的手,看着他生气的懊丧的脸子,于是叫通信员把背上扛的两支枪,拣一支送给了陈德志。

陈德志高兴地接过枪,端详了一番,但那笑脸又变成懊丧了,他说:“指导员,不行! 我不要这支四川造的旧枪呀!”

“什么? 这枪不要!”指导员的脸色变得严肃,“小鬼! 这枪是用血换来的呀! 是经过雪山草地的,还是刚刚从牺牲了的同志手里拿下来的呀! 小鬼! 咱们八路军,每一个战士可以丢掉他的命,可是不能随便地丢掉一支枪给反革命的哟!‘命在枪在’,这是我们的传统!”

陈德志静静地听着。

“咱们自己没有兵工厂,哪来的好枪呀! 谁肯给咱们补充呢? 我们从陕北来,路过太原,政府说叫阎锡山给我们补充枪,我们真高兴透呢! 我当了五年兵,这还是第一次发枪呢! 可是怎么样? 阎锡山把装满晋造三八式枪的仓库门,关得紧紧的,不肯发一支;我们一个师,只领了九百箱的手榴弹。小鬼,要听话,把这支枪拿回去,等下次打胜仗,再拣好的吧!”

小战士的气渐渐消了，他接过了枪，立了正，行了个礼说：“报告指导员，我下次一定要缴一支三八式！”

“好！”指导员笑起来，“这才是听话的革命军人呀！”

李欣

李欣(1915—1999),原名胡昭衡。河南荥阳人。20世纪30年代在北平参加左翼作家联盟。1935年,作为北大学生会执委,参与组织了“一二·九”运动。1937年在山西临汾参加了八路军学兵队,1938年初分配至八路军一二〇师三五八旅工作。在晋绥工作期间,对抗日根据地生活有深刻感受,擅长以报告文学和小说展现时代。在当时表现抗日斗争题材的小说中,李欣的小说在思想内容和艺术表现形式上都较突出,具有较大影响。主要作品有《一个通讯员的身世》《新与旧》等。其中《新与旧》曾获晋绥边区“七七七”文艺奖。出版有杂文集《老生常谈》《老声新弹》《老干新枝》等。

《新与旧》叙事角度别致新颖,反映了农民生活的巨大变化。小说选取了故事中的一个角色又是叙述者的战士,以口语化语言转述了八路军机枪班长张志仁在晋西北风云变幻中的命运,揭示了晋西北农村和张志仁一家在民主政权下的巨大改变。小说虚拟了对面的听众形象,在结尾巧妙地以张志仁在回忆会上的诉说结束故事,并邀听众“你”也参与这种讲述,一下子就拉近了作者与读者的距离。(陈克海)